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三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朱　堦

禮記集說卷二

宋 衛湜 撰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鄭氏曰不妄說人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辭費爲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好狎爲傷敬

孔氏曰禮動不虛若說人之德則爵之問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爲妄說爲人當言行相副有言

無行爲辭費禮者所以辨尊卑别等級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云禮不踰越節度也不侵侮者禮主於敬自卑而尊人故戒之不得侵犯侮慢於人也賢者當狎而敬之若直近而習之不加於敬則是好狎藍田吕氏曰妄説人者説之不以道也辭費者情不直也踰節則長幼貴賤親疏亂矣啓侵之道也好狎則親暱慢易之心生矣啓侮之道也儉者自約而不侵人恭者自下而不侮人故君子之恭儉不侵侮於

人人無侵侮之者所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予亦欲無加諸人也三者不除則行不脩

長樂劉氏曰五常之道同本乎性待禮然後著而不可挾之以七情也挾之以情者則是以禮妄說於人也辭費而輕義也踰節以縱欲也侵侮以慢人也狎玩以喪德也情作於心斯賊其性五常之道由之以亡則禮失其本枝葉昌從而生

永嘉周氏曰禮者正而已矣妄說人非正也辭費非

正也何也今人之所以妄說人者不有求於人必欲逭己責也人之所以辭費者不有矜己能必欲辭己過也君子無求而安於命不矜而過必改說以其道者正說也辭取其達者正辭也禮者分而已矣居下而犯上則踰上之節不知下之分也居上而逼下則踰下之節不知上之分也侵侮者失人不知人之分也好狎者失己不知己之分也君子明禮而知分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與人不爭處己必敬其所以作

事可法容止可觀而為萬夫之望者也
廬陵胡氏曰禮不妄說人惡容說也不辭費禮雖不可輕費妄用亦不可以煩費為辭貴於合禮說文云辭不受也
新安朱氏曰禮有常度不為佞媚以求說於人也不辭費辭達則止不貴於多不好狎狎謂親褻
毛氏信卿曰禮不能不說人特不妄說耳禮不能無辭但不費辭耳說之以道何惡於說辭達而已何惡

於辭

石林葉氏曰說人不以其道則其言多而煩也故不妄說人則無辭費處非其分則終必至於凌物也故不踰節則無狎侮於人無狎侮於人故能脩身無辭費故能踐言踐言而行之則行可久言可道此禮之本所以立也

金華應氏曰不妄說人不辭費所以養其正大簡易之心也不踰節所以致其審謹密察之功也不侵侮

不好狎所以持其莊敬純實之誠也

馬氏曰辭者達意而已非君子之所尚也貨則過辭而傷於信矣禮所以有節者以其不敢過也故喪非不能極隆而終於三年者為其不敢過哀也一獻之禮賔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者為其不敢過樂也凡為此者皆所以不踰節

金華邵氏曰禮所以防人之情妄以說人則與情俱靡矣禮不可以菲廢有費而辭則以菲廢禮矣東坡

曰用器之為便而祭器之為貴褻衣之為便而衮冕之為貴哀欲其速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也或貴於多而大或貴於高而文庭實旅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謂舊說以為不費於言辭豈經意乎踰節不已則至於僭上逼下侵侮不已則至於紛爭鬬辨好狎不已則至褻瀆慢忽禮皆在所禁焉

永嘉戴氏曰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禮者節文

之謂也故禮亦謂之節猶規矩防閑不可越也書曰德盛不狎侮故狎侮人者皆德薄者也數侵侮人而好與人狎不特失人必且失已其為無禮也大矣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鄭氏曰踐履也言履而行之言道言合於道質猶本也禮為之文飾耳

孔氏曰凡為禮之法皆以忠信仁義為本禮以為文飾行脩者忠信之行脩言道者言合於仁義之道則

可與禮為本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善行以脩身踐言為之本其行禮也以行脩言道為之本以是為質則所見於外者皆文也

長樂劉氏曰敬用乎五事所以脩身也允蹈乎五常所以踐言也是禮有其本可謂善行矣行以此脩則言協於道禮之體質於是成矣

永嘉周氏曰人不可以不為善也雖小善而必為然

後能為大善舜之所以為舜者以其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從之莫能禦也然則如之何斯可以為善矣曰脩身也踐言也脩身者必敬踐言者必忠忠與敬者為善之大端入德之要也故謂之善行行篤敬則行脩矣言忠信則言道矣故曰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又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行脩言道所以為禮之質也苟無其質雖習於曲禮威儀之多君子不謂之知禮

金華應氏曰曲禮三千以敬為首然容貌辭氣雖持敬之所先而脩身踐言謂之善行尤為禮之所本故自安民而下歷陳夫長敖從欲志滿樂極之戒與夫事賢交衆持己接物之道凡皆所以脩身善行而不欲從事於空言焉是所以為禮之質也不反之於質而徒區區於繁文末節之間亦外焉而已

嚴陵方氏曰禮之文則見乎事禮之質則存乎人言行存乎人者也故曰禮之質也樂記又以中正無邪

為禮之質者蓋惟行脩言道乃能中正無邪曲禮言

其始樂記言其終所以為質則一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鄭氏曰謂君人者取於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

其身來學不往教尊道藝

橫渠張氏曰行脩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强施

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藍田呂氏曰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學者之道也禮

聞來學不聞往教教者之道也取猶致也致於人者我為人所致而教之在教者言之則來學者也取人者我致人以教已在教者言之則往教者也猶言勞心者治人乃我治其人勞力者治於人乃我為人所治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致人以教已非誠有志於學也學而非誠則教亦無益此其所以不可也古者友不可以有挾也況於師乎雖天子不召師況於學者乎

永嘉周氏曰君子有財以給天下之求有道以應天下之問其心必欲無一夫之不獲其所而天下之人皆至於道聖人在上則行其道聖人在下則懷其志故堯舜所以猶病於博施濟衆而孔子乃於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豈取人而往敎所得周哉蓋取人則失已往敎則枉道聖人中道而立使天下之人皆得取於我而來學以求正焉則已立而給不匱道大而應無方然後天下之人皆得與被其澤

長樂陳氏曰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所以勉其學者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所以戒其教者

馬氏曰夫規矩準繩之所以為平者謂夫物以為揆
而不揆乎物也君子正已為法於後世亦猶規矩準
繩而已故曰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
道未聞以道徇乎人也取人而不取於人則所謂徇
乎人者也孟子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
諸侯乎君子所以不往教者非矜奮以自高也其禮

然也

廬陵胡氏曰取於人以身下人也舜取於人以為善是也取人謂屈人從已齊王欲見孟子而使之朝是也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漢孫寶荅張忠云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是也新安朱氏曰此雖兩節其實互明一事也取於人者童蒙求我朋自遠來也取人者好為人師我求童蒙也禮有取於人所以彼有來學無取人所以我無往

敎也

永嘉戴氏曰夫取者非取諸人為善之取蓋可以取可以無取之意也夫物所以將禮因物之不至而失禮者有之故行禮者使人取於我不當使我取於人禮雖自卑而尊人然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學者當致敬盡禮潔已以求進毋寧教者卑辭悦色俯首以求售其説也禮不聞往敎在已者若過髙不聞取人在已者無所利故禮之所以為可貴

也

王氏子墨曰取於人不聞取人爲有餘者言也聞來學不聞往敎爲不足者言也道者天下之所共而欲爲君子者人心所同有餘者敎人不足者求敎於人此亦理之當然者也有餘者不以與人是以道自私而不與天下同爲君子也不足者不肯尊師是自遠於道而不以君子待其身也二者之失宜若不足者之所急而非有餘者之患然使已爲君子而使衆人

不與焉其用心果安在哉亦有道所不取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
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鄭氏曰分辯皆别也
藍田呂氏曰道德仁義所以成己也教訓正俗所以
成人也分爭辯訟所以決疑事也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所以正大倫也皆有待於禮者也兼天下而體之
之謂仁理之所當然之謂義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

有仁義於已之謂德節文乎仁義之謂禮仁義道德皆其性之所固有本於是而行之雖不中不遠矣然無節無文則過與不及害之以至於道之不明且不行此所以非禮不成也先王制禮教民之中而已教不本於禮則設之不當設之不當則所以教者不備矣教訓正俗其義皆教也立教之謂教訓說理義之謂訓皆所以正風俗之不正故曰非禮不備也理有可否則爭情有曲直則訟惟禮為能決之蓋分爭者

合於禮則可不合於禮則不可辯訟者有禮則直無禮則不直故曰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人之大倫由禮而後定也故冠昏喪祭射鄉朝聘所以明者人倫而已故曰非禮不定

長樂劉氏曰古者聖王用其中以建天下之中者未始不由於道者也故仁也義也知也信也雖有其理而無定形附於行事而後著者也惟禮也同出於中同根於性而事為之物物為之名有數有度有文有

質或吉或凶或軍或賓或嘉咸有等降上下之制以載乎五常之道適於民心致其中和者也然則五常之道同本乎性待禮之行然後四者附之以為著此禮之所以為大而百行資之以成其德焉其能配天地動鬼神厚人倫成教化也不亦宜乎

石林葉氏曰道德有禮所以體之仁義有禮所以節之禮自其末推及於其本則始於道德自其顯推至於其幽則終於鬼神

四明沈氏曰道德仁義混然無偏倚之謂成楊墨之仁義去道德而言之也老子之道德去仁義而言之也二者皆有蔽以執一偏不知禮也道德仁義理一而名二體同而用殊各行於其所當行而不偏於一曲非禮不能也

馬氏曰周之盛時民之祭祀喪紀冠昏飲射皆董於鄉閭之史動作起居無一日而不在於禮此教訓正俗所以待禮而備也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意論

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此分爭辯訟所以待禮而決也君臣上下主於義而不可以無分無分則夷而終於亂父子兄弟出於恩而不可以無敬無敬則瀆而至於離此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所以待禮而定也

永嘉戴氏曰學者始乎禮成乎禮何也五常之道惟禮有所據依不假事而見故學者當以執禮為先執禮則存敬存敬則非僻之心不入由是而之焉可與為善矣風俗不易正也將欲敎訓而整齊之非刑政

所能及也使天下各安其分則風俗正矣備之為言無一不順之謂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典禮者折獄之道也獄之所以不決者由其無以服人心也決爭訟而一於禮則人心服矣其功可至於無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雖有自然之分然輕重厚薄必定於禮此禮之功所以與天地並也

王氏子墨曰夫禮者所以節文乎仁義者也仁義之實始於人心惻隱羞惡之間赤子愛親敬兄之際本

與生俱生之物率而行之固無非道存而有之固無非德然人之得於天者不能無厚薄昏明之小異苟無禮以節文之則或過或不及將有發而不中節者不足以為仁義道德之至矣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授人以已之所知所能之謂教訓說義理使人之昭明之謂訓君子之教訓凡以正俗也俗之不正自夫民情之無節喜怒哀樂之縱恣視聽言動之無所防制者始惟有禮以節之則邪止於未形而百善自

此生百不善自此熄教訓之要具足於禮無有餘事故曰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凡人意氣相凌而不相下則有爭有訟爭訟者起於人之不能各以禮自持也今欲分其爭辯其訟亦在乎斷之以禮而已禮一明而曲直之情判故曰分爭辯訟非禮不決自天地定位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大倫已存於其間而生民之初巢居穴處未有宮室棟宇之制衣鳥獸之皮未有冠冕服章之文茹毛飲血未有簠簋籩豆之數

林然羣居未有拜起坐立之節聖人因其自然之分制為尊卑貴賤長幼之禮寓於宫室衣服飲食拜起坐立之間以正君臣以辯上下以别父子以序兄弟於是人之大倫始昭然明白而不可亂故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灋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鄭氏曰宦仕也班次也涖臨也莊敬也

孔氏曰左傳宣二年趙盾見靈輒餓問之云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為官也朝朝廷也次謂司士正朝儀之位次也治軍謂師旅卒伍各正其部分也涖官謂卿大夫士各有職掌行法謂司寇士師明刑法皆用禮威嚴乃行周禮都宗人禱祠鄭註云祠謂報賽又小宗伯註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案熊氏曰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非禮不親祭祀者國家常禮牲幣之屬以供給

鬼神惟有禮乃能誠敬

藍田吕氏曰宦學事師學者之事也班朝治軍涖官行法仕者之事也禱祠祭祀供給鬼神交神明之事也皆有待於禮者也宦家臣也雜記云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蓋仕為家臣而未升諸公蓋亦學為仕者也故宦者學為仕之稱也學者學道藝者也二者之學皆有師師弟子之分不正則學之意不誠學之意不誠則師弟子之情不親而教不行故曰非禮不

親班朝者正朝位也治軍者齊軍政也涖官行法者臨官府以行法令也三者皆仕者所以治衆也禮明乎尊卑上下之别則分無不守令無不從此所以非禮威嚴不行也禱祠祭祀則郊社宗廟之常祀也内則盡志外則盡物所以供給鬼神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禮者敬而已無敬則不誠故曰非禮不誠不莊東萊呂氏曰此通前叚只是一禮字孝經只是一孝字凡事皆歸之孝此類須參求其所以然

李氏曰於官學事師也有以治其內故曰非禮不親於班朝治軍涖官行法也有以治其外故曰非禮威嚴不行於禱祠則禮者所以成內而成外也故曰非禮不誠不莊

永嘉戴氏曰夫禮主於分分主於嚴疑非所以為親也然粲然有文以相接而情意交通乃其所以為親也狎則不敬不敬則乖戾隨之矣故曰非禮不親夫厲威嚴以服人者在法令法令不從則在刑戮今而

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何也夫人之所以畏者非死也惟有以回復其心使人知自畏而已矣上下嚴整肅然皆有敬心故雖董之以文辭而人知懼上下偷惰傲然皆有慢心雖刀鋸鼎鑊人何畏焉漢儀略就禁止喧譁晉軍有禮戰勝可用其麤者猶且若是而況斯民瞻其顏色望其容貌而敢生慢易者乎禱祠祭祀謂行禮之時也供給鬼神謂祭祀之物也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鄭氏曰撙猶趨也

孔氏曰君子有德有爵者之通稱王肅云君上位子下民何胤云在貌為恭在心為敬節法度也言恒趨於法度應進而遷曰退應受而推曰讓自道德仁義以下皆須禮以成故君子之身行恭敬趨法度及退讓之事以明禮也

橫渠張氏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

之極也

藍田呂氏曰禮者敬而已矣君子恭敬所以明禮之實也禮節文乎仁義者也君子撙節所以明禮之文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君子退遜所以明禮之用也

東萊呂氏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字字親切指示須當留意

馬氏曰禮者即事之治也有其事必有其治君子知禮不可一日而廢也故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之義

使天下之人曉然知禮之意循而行之蓋禮之不明
道之不行常出於在上者太高而不中雖善而無徵
故東晉之士以為禮不為君子設遂放棄而不用指
法度為拘俗之士然則禮何由而明道何由而行哉
廬陵胡氏曰鄭氏云撙趨也有自抑之意柳公綽撙
節用度褚無量云撙奢靡
王氏子墨曰自道德仁義以下皆不可無禮故君子
之道明禮為先而禮之大本有三一曰敬一念之頃

無不敬也二曰節品節之使之中節也三曰遜自卑而尊人也禮之苟明則内之脩身外之治人幽之交神明者無不得其當而天下以治君民以安禮之不明則内之脩身外之治人幽之交於神明者無不失其當而天下以亂君臣以危故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

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别於禽獸

鄭氏曰聚猶共也鹿牝曰麀

孔氏曰山海經云猩猩人面豕身能言語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鸚䳇是羽曰禽猩猩四足而毛本獸今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别别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通而為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則禽未必皆鳥

也又周禮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

藍田吕氏曰人之血氣嗜慾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幾希特禽獸之言與人異耳然猩猩鸚鵡亦或能之是則所以貴於萬物者蓋有理義存焉聖人因理義之同然而制為之禮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人道所以立而與天地參也縱慾怠敖滅天理

而窮人欲將與馬牛犬彘之無辨是果於自棄而不欲齒於人類者乎

長樂陳氏曰禽獸有知而無義有知故能言無義故未嘗有禮人則有知有義有知而無義不亦禽獸之心乎樂記曰作為鞉鼓椌楬則作者為之始為者作之繼也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之行脩言道其大有以同天地之節其極有以合天地之化豈特使自别於禽獸哉然則自别於禽獸者衆人而已於明禮言

君子於為禮言聖人與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同意

馬氏曰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人於禽獸其肖象性識固有間矣而曰幾希者在去存之間爾故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此聖人所以作為禮以教人使知獨貴於萬物而不失其良心也

永嘉戴氏曰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幾

希之際甚可畏也夫人為物最靈聖人待人至重也而聖賢之論至曰與禽獸奚擇焉甚者至以為禽獸之不如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聖賢之論迫矣學者可不知自畏邪民生之初其與禽獸等耳及其自知貴重自别異於禽獸者蓋聖人制禮之功也不然則與庶類同一嗜慾而已同一鬭爭而已夫篤厚以崇禮其功至於參天地育萬物禮之不行其禍乃至於與禽獸並善惡相絶如此

學者兢兢自持猶懼不免而況肆然無忌憚乎

新安朱氏曰陸農師㸃聖人作是一句為禮以教人是一句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鄭氏曰太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報其次三王之世禮始興焉

孔氏曰自此至不懾一節明世變道殊所貴有異雖

負販者必須有禮皇是三皇帝是五帝不云皇帝者
鄭恐是一事不分故升帝於皇上禮運注亦謂大道
行為五帝時其時猶淳厚不尚往來之禮所貴者在
於有德德主務施但施而不希其反也三王之世施
則望報務猶事也以為常事故其禮主尚往來
藍田呂氏曰太上者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之時也其
治也文不勝質務存其實直情徑行無所事於禮故
禮有不荅而人不非也後聖有作通其變使民不倦

由是交際之道興焉

長樂劉氏曰太上者至極之稱猶言大備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自得而已奪之不以為損予之不以為益愛之不自以為仁利之不自以為義所謂不知有之者也其次奪之知損予之知益愛之為仁利之為義所謂親之譽之者也故施則必報是以不可無禮也自禮記左氏老子凡所言太上者皆若此繫其人不繫其時

馬氏曰禮之設所以緣人情也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也又曰禮得其報則樂聖人因人情之所樂制為往來之禮所以使天下之人亹亹而不倦也夫獻而必有酬酬而必有酢此往來之禮見於燕飲也主人出迎則客固辭客就東階則主人固辭此往來之禮見於際接也服之三年者其報必期服之期者報亦如之此往來之禮見於喪紀也其往而不來來而不往則禮失其報而為禮者有時而怠矣

王氏子墨曰貴德之世人以德為當然而不知其為德故恩怨之心不生相與羣於天地間者蓋澹如也何其至哉迨夫後世人知為德而出於有心故以施報為美事一往一來禮之所在宜不能忘懷也及其衰則情文之繁而忠信之薄廉於責已而重於責人一拜一言之不酬而怨有不可弭者甚者且施於君臣之際而以國士衆人二其心又甚則父子之間一借耰鋤而慮有德色其不可解於心者且若是況相

望於等夷之人乎葢嘗謂禮之本意使人恩怨之心可銷而太上之風可還也魚以泉涸而相與處於陸相濡以沫相嘘以濕曾不若相忘於江湖夫處緩急而知相嘘濡亦可謂有情矣然有一不以濕沫相沾丐雖不能言其中獨無憾乎處江湖而相忘處陸則相濡嘘夫豈不善要不若江湖之無事故與其有恩怨之心而為世俗之紛紛孰若姑務自盡而求如太上之相忘哉明乎此則知所謂施報者禮也何之所

謂貴德者亦禮也尚安有衰世之事

山陰陸氏曰施報者往來之情往來者施報之迹方其仁義之施報則存乎情及禮之往來則見乎迹

永嘉戴氏曰昔人有厭世多事而為之說曰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嗟夫使民不相往來相忘於無事豈不大善而人情決無不相往來之理凡人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既悔且吝故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聖人有憂之以為上古之時其

民施而不望報中古之時有施斯有報矣施而不報禍之所由起也於是制禮以文之使民知有往來柔伏天下好爭之心於跪拜俯伏辭遜唯諾之間人不知其為功也聖人制禮之意固為夫多事者設也而曰禮所以為多事是亦不察於制禮之本矣以此坊民猶有一言之不酬一拜之不荅而兩國為之暴骨者況絶滅禮樂置天下於無事乎一日無禮天下之事始不勝其繁矣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鄭氏曰負販者尤輕恌志利宜若無禮然懾猶怯惑

孔氏曰貧者好怯惑畏人使心志不遂知禮者則持禮而行之故志不懾怯

横渠張氏曰學禮學者之盡也未有不須禮以成者也學之大於此終身焉雖德性亦待此而長惟禮乃

是實事舍此皆悠悠聖庸共由此途成聖人不越乎禮進庸人莫切乎禮是透上透下之事也

東萊吕氏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古人見得分明如此

藍田吕氏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其强足以凌弱其衆足以暴寡然其羣而不亂或守死而不變者畏禮而不敢犯也人君居百姓之上惟所令而莫之違者恃禮以為治也一人有禮衆思敬之有不安乎一人無

禮衆思伐之有不危乎此所以繫人之安危而不可不學者富貴者人之所共敬者也貧賤者人之所共慢者也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之至賤猶不敢慢而必有所尊況人之所共敬者乎古之君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苟無禮以節於内則外物之輕重足以移其常心矣故富貴者知其所當敬則不驕不淫貧賤者知其所自敬則志不慴

永嘉戴氏曰安危之機生死之本也有禮則安安則

生矣無禮則危危不足言也死將至矣聖人制禮之意所以生斯人也一日無禮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禮以卑為主以恭為本有自是之心者不可以語禮有自大之心者不能以行禮故禮者所以柔伏其侈大之意而習為退遜謙下之道故有禮之人其容肅然以正其氣粹然以和望其顏色而知其人之可親也其容很其氣暴望其顏色而生慢易之心者必其無禮之人也富貴之失禮以驕貧賤之失禮以諂驕

者失於亢詔者失於卑其為失禮一也

馬氏曰孟子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常人之所先而聖人以為後衆人之所緩而智者以為急蓋知治亂之原而審乎安危之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無禮者所謂幸而免也先王之禮如此其急其可以不學乎禮之自卑而尊人者所以息暴亂之禍止邪於未形者也貧

販者庶人之賤禮之所略者也王道之行猶知有尊
尊長長之義况富貴禮之所自出其可以不知禮乎
夫富貴之所以驕淫貧賤之所以懾怯者以内無素
定之分而與物為輕重也好禮則有得於内而在外
者莫能奪矣
嚴陵方氏曰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而禮以
地制故自卑而尊人也負者惟以力為事販者惟以
利為事以力為事者猶有所尊而况所當好德者乎

以利為事者猶有所尊而况所當貴義者乎富貴之人則所當貴義而好德也富貴則易亢而失於驕淫貧賤則易折而失於志懾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者以禮能有所節故也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者以禮能有所立故也

廣安游氏曰禮有屈有伸不專主於自卑然禮之行所謂謙也讓也恭也和也如此之類皆本於自卑而後能成則夫禮者要本於自卑而為主君子之為善

必役於善而後可故恭儉所以求役於仁信讓自卑者所以求役於禮古之君子其志於善剛果自力葢如此也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君子為善有降焉有躋焉方其始也自屈降以求役於善及其久也其見益明其道益尊所謂躋也世之小人剛強頑悍不肯自屈於人不肯自役於善終歸於愚人而已鄭說負販者輕恌志利宜若無禮此説非也堯舜三代之世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夫負販者亦皆孝弟之

人非若後世負販者之鄙暴也所謂負販之人當勞役之際宜若簡於禮而從其所安今也猶必有所尊焉長者先而少者後老者輕而壯者重若此者所謂必有尊也負販於道途猶爾況雍容於廟堂之上而不為禮哉故夫富貴之人則可以行禮之人也富貴之地則可以為禮之地也若樂於傲樂於縱樂於自尊則負販之不若矣

王氏子墨曰夫負販者豈素學禮者知有所尊則禮

非人性所有而人情之所安者乎在易之大壯曰君子以非禮弗履夫人而有禮其何壯如之故在貧賤則不懾在富貴則不驕不淫而物所不能屈也貧賤富貴本無二事以為貧賤則志必懾以為富貴則必驕必淫是惑於人欲而不知天理之所在故也好禮則在我者皆天理耳又孰為貧賤富貴也哉古之聖賢所以處窮達得喪之際優游閒暇一無足以動其心者蓋由其所好如此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

味也世未有知味而不好者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鄭氏曰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内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有室有妻也妻稱室艾老也指使指事使人也六十不與服戎不親學老而傳謂傳家

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耄惛忘也春秋傳曰老將知耄及之悼憐愛也愛幼而尊老故不加刑期猶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而已

孔氏曰自此至以其制為一節明人幼而從學至於成德終始之行皆遵禮制冠禮云棄爾幼志是十九以前為幼二十成人雖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至二十九通名弱冠三十而立血氣已定故曰壯也妻居室中故呼妻為室不云妻而云室者含妾媵事類為

廣白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堅强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三十九以前通曰壯壯久則强故四十曰强强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强二則氣力强也四十九以前通曰强年至五十血氣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五十是知天命之年堪爲大夫服事也大夫得專事其官政六十至老之境不得執事但指事使人也七十其老已全則傳徙家事付委子孫鄭謂宗子父者

以經言傳者上受父祖之事下傳子孫子孫之所傳家事祭事為重若非宗子無由傳之但七十之時祭祀猶親為之其視濯概則子孫若至八十祭亦不為故王制云齊喪之事不及也庶子乃授家事於子非相傳之事故鄭知非庶子也耄者僻謬也人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故並言二時也幼未有識慮則可憐愛老已耄則可尊敬雖有罪而同不加其刑辟也周禮司刺有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惷愚百

歲則人子當用心求親之意而盡養道也

河南程氏曰古之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薫聒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備舉自幼至老每十年一變之節

也未十年非不學也能食教以右手能言教以唯俞六年教數與方名七年教之男女之别八年教之長幼之序九年教之數日然未就外傳但因事而教之未足以名之學至十年可以從弟子之職出就外傳乃所謂學也二十始成人則可以勝衣冠故命之以冠既冠始學禮猶以其弱而未可用也故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曰壯血氣定矣故可以有室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故室

家者夫婦之稱也其壯雖可以給政役其材猶未足以備任用故博學無方孫友視志而已四十曰强强則材成矣材成者志慮定則謀事審氣力完則任事果始可為士以事人也其謀事審矣故可以出謀發慮其任事果矣故道合則服從不可則退至五十養於其心者已熟閱於義理者已多可謂成德更事之人矣故可以命為大夫也古者四十始命之仕五十始命之服官政仕者為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者

也服官政者為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者也
材可用則使之仕德成則命為大夫非無蚤成夙知
之才也蓋養天下之才至於成就而後用則收功博
如不待其成而用之所謂賊夫人之子以政學者也
害莫大焉六十曰耆耆者稽久之稱詩云耆定爾功
又曰上帝耆之稽久則將入於老故六十稱耆筋力
既衰不足以任勞事可以使人而不可以使於人也
故六十不與服戎不可以從司馬之政也不親學不

可以執弟子之職也七十則筋力倦矣聰明衰矣外則致王事於君内則傳家事於子不可與事者也耄者老而知已衰悼者幼而知未及二者雖有罪而情不出於故故不加刑焉百年者飲食居處動作無所不待於養

嚴陵方氏曰數起於一止於十天地奇耦之數陰陽生成之理每至於是則必更焉人也者受天地之形孕陰陽之氣者也孰能逃其數而逆其理哉故其生

每於十年則必異其名至其時則必異其事也若幼與弱之類則名之異矣若學與冠之類則事之異矣幼者壯之對弱者強之對耆與耄皆老也而止以七十為老蓋耆雖向乎老而未足以老名之也耄則過乎老而老不足以名之矣期頤者蓋人生以百年為期由是而上則過乎人之所期矣由是而下則不及人之所期矣故必百年以期名之人之所期者終於此而已則養生之道可以不盡之乎故為頤之時頤

者養也

馬氏曰自幼弱壯强至於艾者言血氣智慮之變也自耆老至於耄期者言齒之逾久也自學至於傳者言其事也蓋人血氣智慮率十年而加益血氣智慮既加益矣則所學者宜愈深所任者宜愈大故仲尼十五而志於學以至七十而從心亦十年而進蓋成德之序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之君子所以求舊臣而貴老成

者以其德備而多聞也艾之為物久而後可以療疾五十曰艾者以其舊德可以為大夫服官政而治人也自幼學而至五十道固已具矣加之十年則可以為大臣矣中庸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周之冢宰卿一人而下中大夫上中下士之屬可謂盛任使矣蓋惟大臣可以指事使人齒至於耆則可以為大臣矣夫勞我以生佚我以老天之道也君子之仕至於七十可以致仕而傳於人矣學至於此其遺言餘行

可以為法而傳於後世矣故曰老而傳自耄至於期老之極無預於事矣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所以致養也然而三十而有室非必三十而後娶以昏姻之期不可過是過是則為失時四十而仕非必四十而後仕以學而至於四十足以仕矣不足以仕則為不學傳曰貴老為其近於親慈幼為其近於子悼耄之不加刑者此也

永嘉戴氏曰聖人制禮以律天下以節人心使人血

氣充實志意堅强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每十年為一節而人心有定嚮矣二十血氣猶未定然趨向善惡判於此矣故責以成人之禮焉三十有室不至於過而失節亦不至於曠而失時此古人所以筋力之盛壽命之長也四十志氣堅定强立不反不奪於利害不怵於禍福可以出仕矣自此以往三十年宣勞於國非若後世强者有時不用少與老者並用至於怠惰

廢弛而莫之能振也人至於五十更歷世變諳知人情亦既熟矣艾之為言有老練精緻之意焉若此而服官政則明習故事詳審和緩不至於擾民生事矣年至六十幾於老矣耆之為言有老成可敬之意於斯時也有指畫之勞而無奔走服事之役七十謂之老於此而猶與事接是不知止也然人方其血氣之盛猶有所業也及其既衰則顧戀不忍去雖家事亦然而況於國事乎此聖人所以戒之在得也耄者教

而安之悼者矜而懐之解后有罪非其故也禮經養
老之禮鄉飲酒之義至九十而止獨曲禮曰百年曰
期頤王制曰問百年者就見之壽至百年此亦絶無
而僅有也自養之外無他望焉孟子曰老者衣帛食
肉蓋人自五十而下其衣帛食肉者亦罕矣天地之
生物也有限少者不奪其養則老者有所養矣三代
之老上而天子諸侯養之下而其家能養之孝弟之
風安得不行於天下此天下所以易治也

廣安游氏曰先王之時皇極明於上治法立於下當此之時天下之治有定體而血氣之所存有常數假以政事言之仕之事則四十而强者之所能任也大夫之事則五十而艾者之所能任也蓋當時之政有定體故可以凡人血氣之常數而參焉後世皇極不明於上治法不立於下天下之治無定體無定體則無所主治之劇易視其人智力之所及而為之而天下始從事於奇功矣古之人老如呂望然後可以屬

之鷹揚之舉少如顏回然後可以屬之四代之禮樂茍人而不能皆呂望顏回也則當為有常之法以待天下可常之人書曰繼自今立政立事其惟克用常人此之謂也夫必壯且强而使之從政而老必使之致事皆所以因乎血氣之常數而為之節也後世治無定體而血氣之常數亦不得循乎其常天下爭為奇功而政益亂人爭為奇才而才益衰此則後世不明乎先王之故而然也後之王者茍能明皇極而立

定體因定體而循常數則治道不患乎無序人才不患乎無成雖然去古已逺孰能復其故哉

毛氏信卿曰人生一世閒其少壯葢無幾也自事言之則至於指使人矣復何所為乎自道觀之則自始至終未没之前皆行道之日也豈獨學而仕服官政而已乎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亦不足畏也已葢人不可不急於道如此使其知道顔子不為夭使不知道彭聃不為夀吾夫子

自志學積而至於從心豈以至是而可以已也又豈以其間固自有限節而不可遽也蓋一日生則有一日事道無窮盡而意亦無窮盡不如是不足以為夫子尚安知老之將至也哉故嘗謂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此為善學孔子者而所貴乎人生者亦必不苟焉可也不然則曰少壯云者特血氣耳耆艾者特年齡耳䶩歲愒日終與草木俱腐亦奚益哉宜君子之所不論若夫訓詁則有鄭氏之說在

李氏曰學者人道之始冠者人道之成有室者人道之備

長樂劉氏曰三十曰壯有室者血氣始壯可以有室家也元氣生於子左行三十至巳為男右行二十至巳為女陰陽之氣交合於此大衍之數是也所以男女合昏焉

廬陵胡氏曰北史熊安引古説堯年耆艾仲父年艾皆註云七十曰艾義與此違然魯頌云俾爾耆而艾

則耆艾老之通稱

長樂陳氏曰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則非必十年然後學也顔回未四十孔子使之仕則非必四十而後仕也冠禮曰棄爾幼志是幼之稱非特施於十年也舜未百年而稱耄期是期之稱非特施於百年也禮之所言特其大致而已周官司刺赦幼弱赦老耄蓋幼而非弱老而非耄皆所不赦此所以至於悼耄然後不加刑也司厲七十者與未齓者皆不為奴漢律令

未及八歲與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與此同意

新安朱氏曰期當音居宜反論語期可已矣與朞字同周匝之義也期謂百年已周頤謂當養而已期如上句幼弱耄悼等字頤如上句學冠不刑等字 又曰陸農師點人生十年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下倣此亦有理

禮記集說卷二

禮記集說卷三

宋 衛湜 撰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鄭氏曰大夫七十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几杖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

車也老夫老人稱也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於其國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鄰國來問必問於老者以荅之制法度

孔氏曰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致所掌職事還君退還田里也致是與人明朝廷有賢代己白虎通云臣年七十懸車致仕懸車示不用也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也君若許其罷職必辭謝云在朝日久劬勞歲積是許其致事也今不得聽是其

有德尚壯則必賜之几杖若本國廵行役事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適四方謂遠聘異國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然此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言行役婦人四方安車互見也自稱為老夫者明君尊賢之故而老臣猶在其朝也於其國謂自與其君言也越國猶他國也若他國來問巳國君之政君雖巳達其事猶宜問於老賢則稱國之舊制以對他國之問也

熊氏曰既不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是也

清江劉氏曰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事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有几杖安車之賜所以致留之也君雖留之臣曰不可貪人之榮不可恩人之朝不可塞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強焉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采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

事之義也是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讓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為臣者不四十不祿為不惑也不五十不爵為知命也不七十不致事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知命故可以受大寵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為道也非為食也為君也非為巳也為國也非為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為道而為食也非為君也

而為巳也非為國也而為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

藍田呂氏曰致事者致其所為臣之事於其君也有以道去其君而致事者孟子致為臣而歸是也有以喪而致事者如閔子要絰而服事巳而曰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是也有以老而致事者大夫七十而致事是也致事者退而家居士相見禮所謂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是也君子

難進而易退故七十而致事賢君優老而尚賢則有不得謝者矣既不許其去則不責筋力以為禮也賜之几杖則雖在君前亦授之詩云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是也雖見君亦杖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是也老夫長老者之稱也衛石碏告陳曰老夫耄矣無能為也與他國士大夫言也晉荀罃謂荀偃士匄曰牽率老夫以至於此與己國士大夫言也大夫老不得謝與他國士大夫言則稱老夫所以優之也

與己國士大夫言則稱名父母之邦不敢以尊老自居也石碏荀罃雖皆列國之大夫未知其老而得謝與否也若皆不得謝者則碏可稱而罃不當稱也王藻云上大夫曰下臣下大夫自名此對君之稱非此比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人者多識乎國之故事而典刑之所由出也越國而問則舉國之故事以對之所謂謀於黄髪則罔所愆

馬氏曰七十而致事順天理也位至大夫君之所賢

也天下之達尊三大夫兼而有之者也為君者得不致其愛敬乎於其致事而去必有以勞之於其留而自輔也必有以養之几杖婦人安車者所以養安其氣體不敢勞以事也所以見尚齒貴爵尊德之義不嫌其為倨也故當其為師則弗臣而不嫌其僭君於其冠則見兄拜之而不嫌其不弟蓋義有所伸雖自尊而不為泰也然於其國猶曰自名者所以尊君也夫天子巡守先見百年者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

就其室古之人咨於元老如此其敬以其賢而多聞也則冝有越國而問之矣必告之以其制者蓋制出於先王而非先王者無法故告之以其制也

永嘉戴氏曰據本文此專為在官者言也凡養老仕謂之國老不仕謂之庶老先王時國老之禮尤厚七十致事大夫之常禮也賜之几杖人君之優恩也行役以婦人何也八十非人不煖七十之老而有行役則道途之不易固有以安其身也小車坐而乗之雖

行步稍緩而四體安矣自稱老夫謂適四方言也故下文曰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謂我問鄰國非鄰國來問也問人於他邦必告之以其制懼使人之不明舊典禮經則國為無人也古之時人君待老者之禮甚厚老人所以自待者亦不輕故人君有所尊敬國人有所矜式四方有所瞻仰天下安得而不治乎廬陵胡氏曰賜几杖如漢元朔中賜淮南王菑川王是也乘安車如漢起魯申公是也安車則駕一馬而

坐乘漢制然也然漢時非安車亦有坐乘者萬石君是也檀弓云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上大夫也而同下大夫稱名者臣於君皁稱名無嫌也洛誥周公告成王曰予旦老臣越他國而問故必告之以制度不欺於彼國也古者越國而謀見左氏

嚴陵方氏曰几則憑之以安其體杖則持之以助其力也行役外事也而以婦人焉欲其雖在外而猶在內也適四方勞事也而乘安車焉欲其雖服勞而不

失其逸也言行役則主在公言之耳言適四方則主在逺言之耳在公猶得以婦人况在私之事乎在逺猶得乘安車况在國之時乎是皆待之以非常之禮故也

長樂陳氏曰婦人言行役安車言適四方則行役不以安車適四方不以婦人也

横渠張氏曰越國謂朝中有事在朝不能謀則越國而問退居之老臣也非謂越他國而問政決無此理

既頼其謀事須盡語以國之事因本末施為始可與之謀也若不知次序則如之何而取謀

臨川王氏曰越國而問謂老者自有事越出他國他國問之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鄭氏曰從猶就也長者問當謝不敏若曽子之為

孔氏曰此一節明有事取謀議於長者操執持也杖

可以策身几可以扶巳俱是養尊者之物故於謀議之時持就也

藍田吕氏曰二者皆敬長之義也坐有几所以憑之也行有杖所以策之也皆優老之具也操几杖以從之敬之至也問者皆以不能問能以寡問多則少當問長者也今長者反問之不辭讓而對則敬不足也孔子問曽子曽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公西赤曰非曰能之願學焉是皆辭讓之言

長樂陳氏曰几杖所以親之辭讓所以尊之不親之不足以盡人之心非善謀於長者也不尊之不足以盡巳之敬非善對於長者也辭者無所受於巳讓者有所推於人曾子之謝不敏所謂辭也子路之對率爾非所謂讓也

東萊呂氏曰古之子弟見長者不敢以賔客之禮見先存其讓弟之心所以操几杖者只是左右扶翼之意長者處未必無几杖所以操而從之者蓋存養其

讓弟之心今熟未見長者之問此心已存及其見之則有加無已大凡長者有問須對若率爾而對便非禮與長者語須是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對自以為能便是實了此心雖有法語之言精微之理亦不能入

王氏子墨曰善不可有能不可矜有善矜能之心不可施於常人況長者乎問而不辭遜以對是有善矜能之心已萌於中矣況責以事長之禮乎謀則操几

杖以從之問則辭遜而後對要非勉強行於一時者所能彼其存於心者必有素矣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鄭氏曰安定其牀衽省問其安否何如醜衆也夷猶儕也四皓曰陛下之等夷

孔氏曰此一節明人子事親奉養之禮又去爭訟冬溫夏凊是四時之法昏定晨省一日之法定安也晨旦也應卧當齊整牀衽使親體安定之後退至明旦

既隔夜蚤來視親之安否何如先昏後晨兼示經宿之禮熊氏云晨省者案内則云同宫則雞初鳴異宫則昧爽而朝在醜夷不爭者明朋儕禮也醜夷皆等類之名夫貴賤相臨則有畏憚朋儕等輩喜爭勝負亡身及親故宜戒之以不爭

藍田吕氏曰温清定省所以養體也醜夷不爭所以養志也一歲則有冬夏寒暑之適一日則有晨昏興寢之適人子不可不知也内則父母將衽長者奉席

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昏定之事也子事父母雞鳴適父母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男女未冠笄及命士以上父子異宫則昧爽而朝文王之為世子雞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安否何如此晨省之事也醜夷同等之稱也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孝經引三者此獨云在醜夷不爭者上下驕亂之禍為少而醜夷之爭多也孝子一出言舉足不敢忘父母苟好

勇鬬狠以危父母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則所以養親者果安在哉

嚴陵方氏曰冬則温之以禦其寒夏則凊之以辟其暑昏則定之以奠其居晨則省之以問其安也冬温而夏凊者欲親之體常適其和也昏定而晨省者欲親之體常適其利也推和親之心以及乎人則與人不爭陰陽之和矣推利親之心以及乎人則與人不爭險易之利矣此所以終言在醜夷不爭也

東萊呂氏曰孝子以親之心為心故以親之體為體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一歲有冬夏寒暑之變一日有昏晨晦明之變此見孝子頃刻不忘親處纔遇變時須加意於其閒冬溫則當體其溫之之理如古人置密室之類是也夏凊則體其凊之之理如古人扇枕之類是也昏時則安其父母晨時則雞鳴而起問其安否在醜夷不爭此又見孝子涵養之熟頃刻不忘

大凡人子在父母前固有孝敬之心不在父母前便

移易了故起爭心惟養之熟此心常存所以不爭

新安朱氏曰温凊定省雖有四時一日之異然一日

之間正當隨時安處省察其或温或凊之宜也

永嘉戴氏曰為人子者一食不忘親則無一息不在

親側可也温凊有時定省有節則制禮然也在醜夷

不爭謂處於聚族羣居之中不敢有爭以傷父母之

心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

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妻子好合兄

弟和樂父母處於其間怡然而順然則在醜夷而爭者父母之心固有所不樂也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鄭氏曰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受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

孔氏曰自此至孝子之行也為一節明人子謙卑行

著於外所敬又廣人子受三命之尊不敢受車馬不云不受而云不及者受是已到之日明人子非唯外迹不受抑亦心所不及於此賜也案鄭氏三命皆約周禮大宗伯之文大宗伯一命受職職則爵也再命受服三命受位鄭言受車馬者三命受位即受車馬以經云車馬故以車馬言之

藍田呂氏曰三賜有車馬君之所以寵臣也三賜不及車馬子之所以敬親也受位則有車馬之賜矣受

位而不及車馬者位在朝廷而車馬入於私門也坊記云父母存饋獻不及車馬蓋車馬家之重器也親之所無子不敢以受於人親之所有子不敢以子於人辟親而不敢加奉親而不敢專其義一也事宗子者不以富貴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事宗子猶舍衆車徒於外則事親者車馬之盛宜在所不受也黨正以飲酒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庶子之正於公族雖有三命

不踰父兄其所以敬於族人之長者猶如是況於父母乎能知此則事親之意誠矣

廬陵胡氏曰賜與也三賜貨財衣服車馬也鄭謂三賜三命也三命受車馬案大宗伯三命受位不受車馬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則非三命公羊說九賜之次則四曰車馬亦不在三何由三命受車馬乎又車馬賜由君命君子辭位不辭祿車馬安可辭哉鄭誤矣

東萊呂氏曰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何故爵與服便受車馬便不受蓋外而為卿大夫內而依然是人子爵雖尊在朝廷之上服雖華在朝祭之時用時却不同惟車馬則偪近父母人子之心所不安也豈可受之雖然大夫不可徒行既不可徒行又不可以私廢公在朝不妨但至閨門不用孝子之心多為外物所移易有為歲月而變者歲月既久其心亦變有為爵位而變者爵位既得其心亦變如大舜五

十而慕此是不為歲月而變者如三賜不及車馬此是不為爵位而變者原是養得熟不為外物移易見他孝

石林葉氏曰鄭氏以不及為不受若然居大夫之位而不受車馬則徒行乎若曰不受君賜而已自為之是已為則可君賜之則不可理無是也以吾觀之此蓋謂父之未為大夫者不受車馬則不敢受大夫之位何以知其然黨正飲酒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

命齒於父族此以齒為重也三命不齒此以爵為重也再命齒於父族則父兄在其間矣三命不齒則雖父兄不敢以齒加焉故别位於賔之南鄉黨莫如齒朝廷莫如爵鄉黨父兄不敢以齒加爵則朝廷豈可以爵而踰父兄乎左氏記叔孫婼以再命為卿因季平子伐莒之功例更受三命婼叔孫豹之子時豹已死而季平子其四從兄也尚未三命而婼先之叔仲子欲間三家謂平子曰婼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

於是使姑辭位而弗從夫從兄猶以為言則先王之時大夫不可踰其父兄審矣姑之不從豈以平子為其族非其親父兄歟

廣安游氏曰大率為人子其事親則當盡禮而其所循行之道如所謂温良恭儉讓所以施於人交於物修之於家行之於外其道皆當如此也曰奢曰驕曰縱曰傲曰狠曰厲此類雖無與於孝然皆足以害孝夫孝者心必謹氣必和言必順貌必恭如此然後足

以循行其孝也上文所謂在醜夷不爭及此三賜不及車馬下文所謂見父之執以至居坐行立不敢處中以下皆温良恭儉讓之道也

臨川王氏曰三賜不及車馬若以為有辭遜之心而終必受之則雖不為人子不害辭遜若以為人子則辭遜而不敢受則舜亦人子而未嘗辭百官牛羊倉廩之奉也車服爵命所以序功德天下之公義古今之達禮苟當其功苟稱其德雖人子弟有辭遜之心

而終必不敢不受以申其遜弟之志者不以小廉小遜害天下之大公也凡禮有辭遜之文者以難進易退為道也辭遜自是君子之常豈繫為人子哉

新安朱氏曰左氏傳魯叔孫豹聘於王王賜之路豹以上卿無路而不敢乘疑此不及車馬亦謂受之而不敢用耳若尊者之賜又爵秩所當得豈容獨辭而不受之邪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

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鄭氏曰不敢受重賜者心也如此而五者備有焉周禮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

孔氏曰鄭引周禮司徒文乃王城百里遠郊之內又遂人職主六遂在遠郊之外不言遂者舉其近耳親指族內戚言族外慈者篤愛之名兄弟外內通稱弟者事長次第之名交遊汎交也結交遊往本資信合

故稱信也

藍田呂氏曰五者之稱不同各以其所見言之也州閭鄉黨觀其行者也見其所以敬親故稱其孝兄弟親戚責其恩者也順於父母者親親之愛必隆故稱其慈僚友見其有所讓者也有遜弟之心故稱其弟執友者友其德德莫盛於孝孝者仁之本故稱其仁交遊主於信知其誠心於孝也故稱其信

嚴陵方氏曰州閭鄉黨則同國者也兄弟親戚則同

族者也僚友則同事者也執友則同志者也交遊則同門者也言國則兼四者在中矣兼而言之則大故本其孝而統稱之分而言之則小故各以其所望者而稱之爾

廬陵胡氏曰一盡子道而五善具矣坊記云父母在言孝不言慈鄭云孝上施慈或嫌下流也此言慈者非自言也

東萊呂氏曰大抵稱孝在遠者稱之猶未盡須是自

近而見者方始親切州閭鄉黨之人見他孝如此所以稱孝兄弟親戚則尤切近於州閭鄉黨而尤見其愛故稱慈僚友在官是同王事在私則是同舍與之同處見其氣象和順所以稱弟執友是心友同死生共患難者知其孝心之本原所以稱其仁所謂孝弟仁之本是也交遊稱其信此是汎交偶與從事者亦知其信其他可見此一句是做一句看不可得而移易稱者非我求人之稱惟因其所稱以驗我之所為

誠則形之謂也

新安王氏曰稱孝言能盡事親之道也稱慈言其奉親有深愛也稱弟言其行之恭順也稱仁言其心之愛敬也稱信言其用志篤實也鄭註不敢受重賜者心也而五者備有焉此五者其善多矣反此則其失亦多是以孝子不敢輕受重賜臨川王氏乃曰若謂人子辭讓而不敢受則百官牛羊倉廩之奉舜未嘗辭其說不然禮者聖人之中制天下可以通行堯之

待舜與舜所受於堯非可律於天下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鄭氏曰敬父同志如事父

孔氏曰自上諳下曰見自下朝上曰見父之執謂執友與父同志者也或故往見或路中相見也

臨川王氏曰心存於父者見父之執猶父也則其進退對問之際安得不如此

藍田呂氏曰父之執友其見也進退問答不敢專焉敬之至也見父之執猶極其敬況於父乎
長樂陳氏曰坊記曰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又曰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廣孝也蓋父之同類謂之父黨父之同志謂之父執見父之黨無容孝也此見父之執廣孝也古者尊尊之禮行故為父黨者安其尊事父黨者盡其卑而民德於是乎厚矣

嚴陵方氏曰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見父之執於進退之節有所不敢則一舉足不敢忘親可知於對問之節有所不敢則一出言不敢忘親可知孝子之行孰過乎是經有曰父執有曰父黨有曰父齒有曰父讎何也以同志之所守則曰執以同類之所與則曰黨以年之相若則曰齒以怨之所敵則曰讎

東萊呂氏曰此一章看孝子愛親之心推原使之廣

涵養使之厚若雖知愛親不能推原涵養則在親前雖屏氣下色供洒埽應對勞而不怨離父母一步便驕狠傲戾在親前時不多外面驕狠多則連親前亦愈薄便入陵節犯上所以孝子必於親愛之心推廣之涵養之見父之執與平居交遊者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退然躬子弟之職不問不敢對如此則此心廣大大抵天下之事廣便厚且如澗壑之水波濤不多只緣狹狹則力量薄滄海長江之水

波浪如山如屋葢力廣則厚若推得愛親之心廣時則其所以愛親便厚不特如此至於黄髮兒齒亦下氣怡色此心愈廣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至犬馬僕妾父母愛之子亦愛之

毛氏信卿曰人之為善必自夫不敢始自夫有所敢而後無忌憚無忌憚則無所不至矣不敢則有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存則何往而非善文王不敢侮鰥寡高宗不敢荒寧所以為三代盛王也孔門亦自不敢

做去孔子之豈敢顏回子貢之何敢孟之反之非敢皆此心推之也見父之執而進退荅問之間皆有不敢之心非孝子能若是乎經言見父之執必先言為人子之孝如所云三賜不及車馬此言人子之孝也必繼之以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之言為人子者出必告此言人子之孝也必繼之以年長以倍則父事之之言與坊記言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必繼之以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之

意同蓋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則不孝其親而敬其父之執可乎愛親者不敢慢於人敬親者不敢惡於人則孝於其親而不敬父之執可乎故孝於親則必敬父之執敬父之執必本孝於其親此經所以相次言之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鄭氏曰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

安否有常有業緣親之意欲知之不稱老廣敬

孔氏曰自此至異席為一節明人子事親遊方習業及汎交之禮老是尊稱稱老是已自尊大非孝子卑退之情子若自稱老則感動其親故舜年五十而慕是也

藍田吕氏曰出必告反必面受命於親而不敢專也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體親之愛而不敢貽其憂也恒言不稱老極孝子之慕而不忍忘也父母在而不

敢有其身如之何聞斯行諸出入而無所受命是遺親也親之愛子至矣所遊必欲其安所習必欲其正苟輕身而不自愛則非所以養其志也君子之事親親雖老而不失乎孺子慕者愛親之至也孟子曰五十而慕予於大舜見之矣故髧彼兩髦為孺子之飾親見然後說之苟常言而稱老則忘親而非慕也

嚴陵方氏曰出必告者欲親知其所往之方也反必面者欲親知其所至之時也所遊必有常者慮貽親

之憂也所習必有業者慮違親之志也孔子曰遊必有方此非遊之有常乎學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此非習之有業乎

永嘉戴氏曰為人親者無一念而忘其子故有倚門倚閭之望為人子者無一念而忘其親故有出告反面之禮生則出告反面沒則告行飲至事亡如事存也不敢慢遊以貽親憂不敢廢業以為親辱不敢自老以傷親心此皆人子兢業恐懼之意也

王氏子墨曰出告反面遊有常者慮貽親之憂也所習必有業者慮致親之疑也常言不稱老者慮動親之感也人子安親之心亦何所不至哉

黄氏曰老之為義若天子養三老致仕之人及耆年有德云國老庶老老為尊稱可矣此蓋言為人子之行夫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言懼者懼父母之年衰暮非久者也既懼其老忍稱之哉此乃教人子對父母常言則須避諱老字一

則傷父母之心一則孝子不忍斥言非謂人子自身稱老也

李氏曰父母之年以之喜懼故孝子愛日而不以老自稱也如曰天子之老寡君之老則稱之不稱於常言而已矣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鄭氏曰年長以倍謂年二十於四十者人年二十弱

冠成人有為人父之端今四十於二十者有子道内則曰年二十惇行孝弟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席以四人為節因宜有所尊

孔氏曰此謂鄉里之中非親非友但年長倍已則以父道事之即父黨隨行也人年三十而娶於後乃有子則三十於六十乃是倍年今鄭言二十於四十者但加冠責以為人父為人子之禮雖未有妻子有為人父之端以二十未合有子有子道也年二十於三

十者半倍故兄事之則止差退而鴈行也若二十於二十五者肩隨之則齊於鴈行也羣居謂朋友居處法也古者地敷横席而容四人四人則推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會應一人别席因推長者異席若賔主禮席皆無同坐故鄉飲酒賔介異席又云衆賔之席皆不屬焉鄉射衆賔之席繼而西謂相連屬也燕禮及大射公三重大夫再重是皆異席也

横渠張氏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又視其雅素如何

若本在兄弟之列則止可兄事之而已

藍田吕氏曰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自二十而視四十則與吾父之年相若此所以父事也長吾十年則與吾兄之年相若此所以兄事也長吾五年則與吾年相若此所以肩隨之也皆敬長之道也闕黨童子與先生並行孔子知其欲速成疾行先長者孟子知其為不弟皆不知敬長之義而已

嚴陵方氏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者若經所謂父之

齒隨行是也十年以長則兄事之者若經所謂兄之齒鴈行是也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者若經所謂行肩而不併是也

馬氏曰徐行後長謂之弟疾行先長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孝弟於步趨疾徐之間而聖人之道乃始於此者蓋達事長之禮無所往而不為順也推其齒而以父兄事之者謂其愈長而愈加敬也長之五年則肩隨者不敢與先生並行也其出也不

敢與之並行則其居也可以同席乎蓋五人之羣當有所長推其長者必異席以敬之古人敬長如此則民之犯上而踰禮者宜鮮矣

永嘉戴氏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兼愛之弊至於無父彼直以為天下皆吾父也此之謂二本以父事之非直以為父也若保赤子非直以為子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彼固有等差也

王氏子墨曰所以尊長者如此以吾有事父從兄之心故也不然則曰楚人之長云耳安能移所以事父兄者待之哉至於肩隨異席非謂年長之差而禮有隆殺也此心則一而已彼有謂由彼長而我長之而以長為外者安知發於吾心者固有所自乎然則禮諸人者如此其於吾父兄又何如也

金華應氏曰此言貴老敬長之道凡年長以倍則執父禮以事之不必限以二十也若曰二十惇行孝弟

能盡此禮姑自是而始則可耳君子推敬親敬長之心則凡一日之長於我者皆吾所當敬而年有高下則敬有等差不可毫釐之紊以此反觀於一身之間則幼而名二十冠而字五十以伯仲而常自省焉以此施於九族之內則服有齊斬功緦之異制居有東西南北之異宮食有族食世降之異等而常加謹焉近而推之鄉則五十者立侍六十者坐七十者四豆而鄉之所敬者各不同遠而推之國則五十杖於家

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朝而國之所敬亦不一所以為文理密察也故子夏四海兄弟之說意非不廣而理則未精彼墨氏兼愛不足言矣

金華邵氏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知愛敬其親而於人加忽焉則愛敬之道虧矣故年倍於我事以父禮長我十年事以兄禮長我五年差肩隨之至於羣居五人則又異長者之席其於人也庸敢慢乎以此事親愛敬之道盡矣

廬陵胡氏曰此謂鄉里之中父兄之黨也

東萊呂氏曰此固止是遜弟之事然學者至於有所得多要流入異端就遜弟中須要理會得等差節文故致廣大又須盡精微

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槩祭祀不為尸

鄭氏曰謂與父同宫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奥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闑之中央内則曰由

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槩量也不制待賔客饌具之所有尸者尊者之處為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

孔氏曰自此至茍笑為一節明孝子居處及行立待賔祭祀敬謹之事不言凡者或異居禮則不然主猶坐也室嚮南戶近東南角則西南隅隱奥無事故名為奥常推尊者於閒樂無事之處故尊者居必主奥也人子不宜處之一席四人則席端為上獨坐則席

中為尊尊者宜獨不與人共則坐席居中卑者不得居中也男女各路路各有中尊者常正路而行卑者故不得也門中央有闑闑旁有棖棖闑之中尊者所立故人子不當之而立四事皆與父同宫者則不禁有命既尊各有臣僕子孫應敬巳故也大夫士或相往來不制設饗食饌具由尊者所裁人子不得輒豫限量多少尸代尊者人子不為也纂熊氏曰食饗不為槩為傳家事任子孫若不傳家事則子孫無

待賔之事

廣安游氏曰正義熊氏說未妥蓋傳家正欲省事方爲子孫裁食饗之量是傾尊者也大槩爲人子假如士庶人朋友相往來苟欲爲之設醴必先白父母乃可而設醴之量又當聽於父母也

藍田吕氏曰子之事親非惟親之命弗敢專也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不敢專其位也食饗不爲槩不敢專其財也祭祀不爲尸不敢專其

身也

東萊吕氏曰古之人子不知他於行處居處立處坐處何故常常撿點得如此好萬一或不撿點必有時主奥中席中道中門原其所以能如此者必自有來處

馬氏曰室而無奥阼則亂於堂室也盖阼在堂奥在室阼者主人之所有事也盖出則接人以仁則主於東北東北者温厚之氣始乎此也奥者主人之所宴

息也入則退安於静故位乎西南西南者地道也尊者之所出入也為人子者其可以當之乎故居則不敢主奥升降則不由阼階不敢貳尊也

新安朱氏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門開東北隅為窔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奥人纔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金華應氏曰父子異宫因各有西南隅之奥然親在而自主之亦有不安焉者非特以同宫而避之也若

同宮則父自主之矣且道路之間豈父之所統哉而行不敢中者蓋無往而不寓其敬親之意也

金華邵氏曰事親之道當自卑以尊其親尤當自重以愛其身主奥中席皆尊者所居中道中門皆尊者所由為槩為尸皆尊者之事人子皆不敢當既不嫌於逼其親矣聽於無聲常若親有命視於無形常若親在前又不至於違其親其尊之者為何如不登髙而下皆愛其身也

廬陵胡氏曰食饗不為槩此未傳家事者㮣氏槩而不稅

横渠張氏曰人子者食饗不為槩凡於父母賔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不為槩量為子者不有其身不有私財凡人子為養又須使其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鄭氏曰視聽恒若親之將有教使然登高臨深苟訾

苟笑爲近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毁訾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

孔氏曰無聲無形常於心想似見形聞聲苟且也相毁曰訾不樂而笑爲苟笑彼雖有是非而已苟譏毁訾笑之皆非彼所欲必反見毁辱故孝子不爲也

藍田呂氏曰視聽於無形聲則誠於事親專心致志可知也身也者親之枝也履不安以危之是危親也行不善以辱之是辱親也登高臨深危道也苟訾近

於讒苟笑近於諂是辱道也

長樂陳氏曰聽於無聲一傾耳不敢忘父母也視於無形一舉目不敢忘父母也不登高不臨深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也不苟訾不苟笑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也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則善於事親矣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不服闇不登危則善於守身矣

嚴陵方氏曰聽於無聲則常若親之有所命也視於

無形則常若親之在其前也無聲猶且聽之況於聞親之聲乎則召之無諾從可知矣無形猶且視之況於視親之面乎則顔之無犯從可知矣毁譽者人之公論哀樂者人之常情可毁則訾之可樂則笑焉所不能免也然苟訾則為惡於人矣愛親者其可惡於人乎苟笑則為慢於人矣敬親者其可慢於人乎李氏曰聽至於無聲而不敢忽視至於無形而不敢易與夫縱耳目之欲以危父母則異矣君子之於親

何嘗忘一嚬一笑之間哉

建安真氏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此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之意乎蓋孝子之心惟恐纖芥之差須臾之失故其潛覼默察至於如此非誠於事親者其能若是乎

永嘉戴氏曰此孝子之極至也念念不置與親為一常若親之在吾前而謦欬於其旁也記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自其生也聽於無聲視

於無形及其没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念慮之積非一日矣不思愛其身而登高臨深以毁傷其肢體不自重其身而苟訾苟笑以取侮於人凡此皆所以貽其親之辱也

王氏子墨曰夫以訾笑之不苟若非人子所先而必以責之何也孟子曰悦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悦於親矣一訾笑之不戒則在我之誠安在哉况憂侮之所自來有不止於吾身之累者觀曾子啓手啓足之

際則人子之所懼可知矣奈何以父母之遺體行殆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

有私財

鄭氏曰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為卒有

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死為報仇讎為忘

親也

藍田呂氏曰服闇者為穿窬之行欺人所不見也登

高者行險以僥倖也孝子之心將為不善思貽父母

羞辱必不果服闇登危是忘親也非特忘之不令之名且將加之是辱親也不許友以死者不敢受其託也如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有父母在則不可許矣先儒謂許報仇雖父母没亦不可也患難相死兄弟之道也詩云鶺鴒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又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朋友以道義相成患難之事無相及故曰無戎也戰國游俠以氣相許結私交報仇怨流俗髙之此先

王之所必誅君子謂之不義者也

廣安游氏曰大抵為人子操心積慮專以親為心登高臨深以親為心則不登臨也可訾可笑以親為心則不苟訾笑矣有事於危闇以親為心則不服闇登危矣友有仇讎義當為報以親為心則不許友死矣以至行居坐立食饗祭祀臨財之際苟其心及於親焉則皆知以人子之道處之矣人生天地間事親一事最為至要辨此一事然後可以議其他所謂禮之

本者由事親而起也能孝則天下之善皆將從此而起曰仁曰孝曰慈曰信曰謙曰良曰恭曰儉曰遜皆由是而備矣曾子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所謂此者孝也

長樂陳氏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不服闇也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登危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則不苟訾不苟笑不服闇所以全其

行不登高不臨深不登危所以全其體

廬陵胡氏曰不服役於隱闇遠嫌也朋友責善於義有當死者朋友必以責望於已已不當許之不必友之讎

永嘉戴氏曰行事不明白而晻昧以招禍者皆所謂服闇也為人子者髮膚以上皆親之體也豈敢許友以死粒粟縷絲以上皆親之物也豈敢私有其財高者輕死卑者重財皆非純孝之士也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鄭氏曰素為其有喪象也純緣也玉藻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孤子謂年未三十者蚤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為孤也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

孔氏曰此一節明為人子父母存及孤子衣冠純飾不同之事不言凡者若仕者遇凶荒雖親存亦素服

冠純謂冠飾也衣純謂深衣領緣也鄭引玉藻者證
吉凶有别縞冠者薄絹為之玄武者以黑繒為冠卷
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為子姓父有服未畢子
雖已除猶未全吉故吉凶兼服玄武是吉縞冠為凶
也當祥之日朝服縞冠祥祭之後則縞冠素紕何胤
云素紕謂緣冠兩邊謚素為凶也孤子雖除服猶素
然深衣云衣純以素嫡庶皆然今當室謂嫡子似庶
子不同者但嫡子内理烝嘗外交宗族代親既備嫌

或不同故特明之所以鄭引深衣證凡孤子悉同也

崔氏曰不當室則純采

藍田呂氏曰人子之服必盡乎孺子之飾者所以悅其親也故髧彼兩髦飾其首也衣純以繢以青飾其身也冠衣純以素孤子之服非所以事親也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此云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者少而無父者雖人之窮然既除喪矣冠衣猶不改素則無窮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豈可獨遂其無

窮之情哉故惟當室者行之非當室者不然也深衣之言略矣

馬氏曰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樂於中者文必稱於外冠衣不純素者所以為文也孤子當室者謂嫡室也冠衣不純采者異於諸子也蓋父之於長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服之三年以稱情也則嫡子之於父其可以不加隆乎

禮記集說卷三